

我和我的祖国

钟南山：医中勇士，患者铠甲

本报记者 付鑫鑫

刚刚过去的8月，钟南山出差5趟，来去匆忙。8月29日，钟南山出国参加学术研讨会；8月31日，南航一架新加坡飞往广州的航班上，一位9岁男孩突发过敏，同航班的钟南山亲自问诊检查，在确认孩子没有危险后离开。9月2日，#男孩飞机上突发过敏遇到钟南山#登上热搜。

在钟南山的心中，病人始终处于第一位。医院里，周三上午查房、周四下午门诊是他固定的日程。

2003年初，非典来袭，他不顾生命危险，夜以继日地工作，曾一连38个小时没合眼。他说：“病人的生命重

于一切。医院是战场，作为战士，我们不冲上去，谁上去？”

其时，他已六十有七。从医数十年，不论冬夏，钟南山都会把听诊器捂热了，再放到病人身上听诊。一些外地病人过来看门诊，钟南山会关心地问：“有没有亲戚在这边？有没有地方住？”……

2007年，钟南山在《柳叶刀》上发表文，驳斥了预防慢阻肺急性加重外，还可显著减少医疗费用；2017年，钟南山团队在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》上发表研究成果，证明慢阻肺早期干预有效……钟南山强调说：“科研既要顶天，也

要立地。顶天就是抓住国际前沿、国家急需项目，立地就是要解决老百姓的实际问题。顶天的研究不能立地，不能缓解患者的痛苦，意义就会大打折扣。”

除了临床、科研，他还不忘教学，坚持推动医学教育改革，成立“南山班”，培养一大批拔尖人才，“我们的目标是培养英语流利、却去国外实验室干活的高级打工仔，而是创新型的中国医学实用人才”。

钟南山的人生字典里，从没有“停步”二字，“我有周末，但我要干活。现在人活得长，80多岁还能干很多事呢”。

63



◀1956年，钟南山参加九院校运动会，获得400米第一名。



◀2003年2月，钟南山（右）与有关专家救治一位非典病人。



◀钟南山在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诊室内查看X光片。新华社发

【人物档案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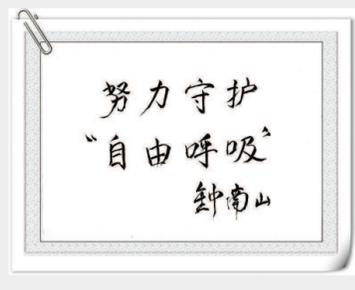
钟南山，1936年10月生于江苏南京，我国呼吸病防治的领军人物，中国工程院院士、广州医科大学呼吸内科学教授、国家呼吸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；在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》、《柳叶刀》等国际权威刊物发表SCI论文200余篇；出版各类专著近20部；主持制定多项甲流、慢性咳嗽、慢阻肺等多种疾病诊疗指南；先后主持国家973、863、“十五”、“十一五”、“十二五”科技攻关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、WHO/GOLD委员会全球协作课题等重大课题十余项。

1995年被评为全国先进工作者，2003年被授予“五一劳动奖章”，2004年获中国卫生领域最高荣誉“白求恩奖章”，2009年被评为“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”，2016年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、中国工程院光华工程科技奖成就奖，2017年获美国胸科学会“呼吸医学巨人(Giant)”殊荣，2018年获“改革先锋”称号。



▲钟南山近照。（除注明外，均受访者供图）

▲钟南山寄语：努力守护“自由呼吸”。



白鼠“饲养员”的医生梦

“我决心竭尽全力除人类之病痛，助健康之完美，维护医术的圣洁和荣誉。救死扶伤，不辞艰辛，执着追求，为祖国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 and 人类身心健康奋斗终生。”

——《医学生誓词》

上世纪30年代的中国，军阀混战，民生凋敝。

1936年10月，钟南山生于南京中央医院。因医院地处钟山以南，父亲钟世藩为子取名“南山”。次年冬，钟南山随家人西迁至贵州贵阳。在贵州的房子被日军飞机炸掉后，钟南山一家就栖身在医院一间临时的小房子里。

钟南山的父亲钟世藩，是我国著名儿内专家，毕业于北京协和医科大学，曾任南京中央医院儿科主治医师，新中国成立后成为广州中山医科大学一级教授。

家庭环境的熏陶，成就了钟南山的职业理想。为研究乙型脑炎病毒的培养和分离，钟世藩自费买来小白鼠在自家书房做实验。家里的三楼上全是老鼠，幼年的钟南山每天都要去喂小白鼠，乐在其中。有人来找他父亲，问邻居住址，邻居说：“闻到什么地方老鼠味道大，就是他们家了”。

1946年，钟家迁至广州，钟世藩任广州中央医院院长兼儿科主任。钟南山从小耳闻目睹父亲和其他医生对病人的态度和做法。深夜，也有家长带着孩子到家里看病，孩子康复后，家长非常高兴，钟世藩也很开心。

“我觉得：当医生能给别人解决问题，会得到社会的尊重，有很强的满足感。”钟南山回忆往昔说。

1955年，钟南山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医学院（现北京大学医学部）医疗系。大学里的钟南山，不仅是一名“学霸”，而且是名“活跃分子”，积极参加各种文体活动，田径、游泳、篮球、举重都是他的挚爱。大三那年，钟南山参加北京市高校运动会，获得400米第一名。1959年9月，他在首届全运会上获得400米栏冠军，并打破全国纪录。毕业后，他婉拒北京体校邀请，留校从事放射医学教学。1960年，他获得北京市运动会男子十项全能亚军。

钟南山对体育运动的酷爱，也给他带来了人生伴侣李少芬。在一位朋友家里，钟南山认识了当时国家女子篮球队队员李少芬。两人一见如故，此后，在学业上互相帮助，在球场上互相鼓励，最终喜结连理。

1969年，钟南山参加下乡医疗

队，来到河北宽城，遇到病人却束手无策。作为医学毕业生，钟南山很自责。1971年，在妻子李少芬的帮助下，钟南山离开北京，到广州第四人民医院（现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）成为一名医生。

“我在学校做师资，从事新专业，后来搞放射生物化学，一直都服从分配，从来都是标兵、先进。从1960年毕业后到1971年，整整11年我都没做医生！做医生是我的愿望，但不是我能选择的。挑到了这个医院，还是因为我爱人。”钟南山说。

中国学者的赤子心

“在我学术生涯中，曾经与许多国家的学者合作过，但我坦率地说，从未遇见一位学者，像钟医生这样勤奋，合作得这样好，这样卓有成效。”

——钟南山在爱丁堡大学的导师弗兰里教授，于其回国时写给中国驻英大使馆的信

到医院工作不久，钟南山将一位咳出黑红色血的病人误诊为结核病，次日发现是消化道呕血，病人险些丢了性命。这件事刺激了钟南山，他开始付出从未有过的努力，跟着大夫余真学习，晚上回家继续研究功课。

余真后来回忆：不过两三个月，原先粗壮黑实的运动员体格，减了不止一个码；原先圆头满腮、双目炯炯发光、笑口常开的小伙子，变得高颧深目，面容严肃，走路也在思考问题；原先紧绷在身上的白大褂，竟然显得宽松飘逸。外人甚至向她打听钟南山是否健康出了问题。8个月后，其他医生评价钟南山，“顶得上一个主治医生啦”。

1978年，第一届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，钟南山作为广东代表参会。他与副教授侯恕合写的论文《中西医结合分型诊断和治疗慢性气管炎》，被评为国家科委全国科学大会成果一等奖，也因此获得赴英国爱丁堡大学深造的机会。

1979年10月，年过不惑的钟南山远渡重洋。在爱丁堡大学，钟南山从巡查病房等点滴做起。白天参加查病房，参观皇家医院各系的实验室，晚上泡在资料室“加班充电”。为完成关于“一氧化碳对血液氧气运输的影响”的实验设计，他从自己身上抽了800毫升的鲜血测试校正，修复了一台血液气体平衡仪，并在自己体内做实验，得到大学教授的表扬。

在全英麻醉学术研究会会上，钟南山做的《关于氧气对呼吸衰竭病人肺部分流的影响》报告与英国麻醉学

威克尔教授的结论完全相悖！但前者用大量的实验数据和严密论证，对会场提问一一作出解答，获得全场评委的一致通过。

在英国求学期间，钟南山对呼吸系统疾病的防治研究取得6项重要成果，完成7篇学术论文，其中有4项分别在英国医学研究学会、麻醉学会及糖尿病学会会议上发表。回国前，爱丁堡大学极力挽留他，但钟南山说：“对祖国的热爱，不仅出自血液于水的感情，更源自对祖国深厚文明底蕴的理解和骄傲。”

1981年11月18日，钟南山从伦敦飞回祖国。

勇敢战士的性情真

“我只想搞好自己的业务工作，以及做好防治疾病的工作，这本身就是我们最大的政治。一个人在他的岗位上能够做到最好，这就是他的最大政治。”

——2003年4月26日，钟南山回答《面对面》的提问

2003年的非典疫情，让举国“谈非典色变”的同时，也记住了“钟南山”这个名字。

2002年12月22日，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呼吸研研所接诊的第一例

非典患者是从广东河源市人民医院转来的，随后患者出现呼吸衰竭，随行医生、护士和司机也发生感染。2003年1月，河源市人民医院多名医务人员染病。

广东省内接连出现相同病例，截至2003年1月20日，中山发现28例此类病人。21日钟南山赶到中山，会同广东省卫生厅专家组，对病人进行会诊和抢救。22日，专家们起草《中山市不明原因肺炎调查报告》，首次将这一怪病命名为“非典型肺炎”。随后，钟南山被任命为广东省非典医疗救治专家指导组组长。

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，钟南山态度很明确：“病人的生命重于一切。医院是战场，作为战士，我们不冲上去，谁上去？”挺身而出钟南山，忘了其时自己已年近古稀。

钟南山不顾生命危险，夜以继日地工作，一连38个小时没合眼。他累倒了、发烧了，左上肺有炎症，全身乏力，但据观察体会，他认为，自己得的不是非典。为避免影响士气，他选择在家治疗，没地方挂吊瓶，就在走廊门框上钉了一根钉子，至今没拔掉。5天后，肺部阴影消失。休息了两天，他回到医院。当时除了家人和一名打点滴的护士，没人知道钟南山病了。

2月11日，在广东省卫生厅召开的记者见面会上，钟南山以院士声誉担保“非典并不可怕，可防、可治”。

2月18日，北京疾控中心的专家称，引起非典的病原基本确定为衣原体，

而广东医疗界人士并不认同这一结论。于是，广东省决策层采纳钟南山的意见，坚持和加强了原来的防治措施。如今回忆起来，钟南山说：“如果当时没有广东卫生部门领导的支持，我想会多死亡几百例病人。”这句感受的背景，来自当时对非典病因和治疗方案上的不同声音。

钟南山和攻关小组全力以赴钻研疾病的救治方法。在医学界，用类固醇治疗病毒性感染是大忌，对病人使用皮质激素，也与传统治疗肺炎的方法相反。但钟南山将以上措施写入《广东省医院救治非典型肺炎病人工作指引》，3月9日下发各地市与省直、部属医疗单位。

3月是广东非典最严峻时段，6家专门用于接纳非典病人的医院已不堪重负；3月17日，广东省全省累计报告病例首次突破1000例。此时，钟南山说出了至今仍被世人记住的话：“请把最严重的非典型病人往我们这里送！”

钟南山团队当时提出的“三早”（早发现、早诊断、早隔离）以及“三合理”（合理使用皮质激素、合理使用无创通气、合理防治继发感染）的防治措施，成为我国SARS防治指南的基础，使得广东省SARS病死率全球最低（3.8%）、我国SARS的总体病死率位于国际上较低水平（6.6%）。

4月11日下午，研研所拟于次日下午在广州举行发布会，宣布非典病原和一个月前香港专家发现的一样，是一种新型冠状病毒。

谁料，钟南山被要求参加4月12日在北京召开的一场新闻发布会。在记者的追问下，面对“是不是疫情已经得到控制”的提问，钟南山大声说：“现在，病情还在传染，怎么能说是控制了？我们顶多叫遏制，不叫控制！连医护人员的防护都还没有到位。”现场愕然。

16日，世界卫生组织在日内瓦宣布，正式确认冠状病毒的一个变种是引起非典的病原体。钟南山的坚持再一次被印证，“科学只能实事求是，不能明哲保身，否则受害的将是患者。书本上没有的，只能在实践中摸索”。

妙手仁心的创新力

“作为一个医生光给病人鲜花是不够的，他还要给稻穗。稻穗是什么呢？就是实在的东西，也就是实实在在地给病人正确地诊断治疗，让他恢复健康。”

——钟南山在一次庆祝大会的讲话

通过非典事件，钟南山建言献策推

记者手记

“我还能干！”

光看外表，您绝对想不到，钟南山先生今年已八十有三。对此，他开玩笑自嘲是“80后”。

耄耋之年，本该含饴弄孙，他却仍然坚守一线，可见他对医疗事业的热爱与赤诚。每周四下午，他在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呼吸科出门诊，经常干到晚上7点多；每周三上午，他会出现在病房，带着学生查房、会诊，常常忙到中午12点多……此外，他还继续科研、出差开会，马不停蹄。雷打不动的是，他坚持每周锻炼3次以上，每次锻炼约1小时，“运动对我保持身体健康起到了关键作用，自己身体不行，何谈治病救人？”

至于传承衣钵的年轻人，他坦言：“年轻人有理想，更要有梦想；有要求，更要有追求；有志气，更要有志气；有热情，更要有激情。要知道，病人的信任是医生最大的动力，病人的康复是对医生最大的鼓励。”

